

漢

書

補

注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樊噲沛人也 呂屠狗爲事 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呂賣補注周壽昌曰禮記士無故不

殺犬豕又以其乘壺酒束脩一犬月令天子以犬嘗麻以犬當稻續志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知古者食犬與羊豕同漢猶然也玩顏注是以前時食狗爲異知唐以來不復以犬充膳矣 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

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 師古曰高祖時亡噲呂在外故求而迎之

舍人從攻胡陵方與 師古曰皆縣名 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

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補注周壽昌曰監名平見高紀 復東定沛破泗水守

薛西 師古曰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卮戰碭東 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也卮讀與夷同補注 卻敵斬首

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

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級從攻陽城

齊召南曰陽城史記作城陽以上下文推之城陽地既太遠陽城亦尚懸隔胡三省謂應作成陽是也二史皆傳寫誤耳先謙曰成

陽濟陰縣先登下戶牖師古曰陽武縣之鄉補注破李由軍斬首

十六級賜上閭爵

張晏曰得徑上閭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閭晉灼曰

名通於天子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天子賞魏文侯以上閭晉灼曰初命爲諸侯事噲爲沛公私將此上閭爵亦得上達懷王也錢大

昭曰上云賜爵國大夫列大夫下云賜爵五大夫賜爵卿賜爵封

號賢成君文穎以國大夫即官大夫爵第六級列大夫即公大夫

爵第七級然則上閭爵即公乘爵第八級也下文五大夫爵本第

九級鄉則左庶長以上封君則大庶長之屬矣先謙曰史記作上

閭集解引如淳曰間或作閭下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

師古曰呂覽上閭作上閭爲三字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

日圍即陳留縣補注劉放曰圍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至景帝方置明此衍都字周壽昌曰郡守尉之改爲都尉雖在景帝

中二年而酈商從高祖王漢中時已爲脫西郡尉非即郡都尉耶大抵秦時都尉郡縣俱有未可知也先謙曰史記作從攻圍東郡

守尉於成武無圍都尉三字高紀秦三年攻破東郡尉於成武曹參傳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灌嬰傳破東郡尉於成武即

此一役而皆不言攻圍都尉明此文與史記同傳寫者誤圍爲圍  
又妄加都尉二字耳又高紀曹淮傳但言東郡尉疑此守字亦衍  
文官本後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賜爵五大夫  
作從是

從攻秦軍出亳南

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

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

師古

音江

擊破趙賁軍開封北

師古曰賁音奔

呂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

八級捕虜二十六人

師古曰既斬侯一人又更斬它首六十八補注先謙曰案注文當在捕虜上史記二十六

作二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逆

師古曰曲音巨羽反遇音顯補注先謙曰揚揚逆作字揚雄之

爲揚雄亦與此同逆

攻宛陵

補注先謙曰宛陵河南縣今開封府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先登

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

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

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呂秦制於義不通從攻

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

補注先謙曰尸鄉亦單稱尸曹參灌嬰周勃傳並云尸北史記

此傳作東攻秦軍於尸東攻與下南攻對文正義誤斷兩字連上讀案諸傳云尸北此不得是尸南也

南攻秦軍於

犖

補注先謙曰南陽縣今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

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

西至鄆

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

呂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四人

補注先謙

日史記作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四人官本亦作四十人

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灌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

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補注先謙曰封爵未聞有加

二號者張薛說是若今之親王雙俸亦云雙親王也陸倕王親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

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

之中中音竹仲反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讀之中飲凡事之半日中中酒猶今人言半席相如傳酒中樂

酬師古曰酒中飲酒之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沈欽韓云燕丹

子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酒中即中酒也周書昌云時飲酒未

終宴賓主各懷意慮何暇計及醉醒又豈能如尋常燕飲以中酒

爲盡歡耶此中字讀如木音不得音竹仲反明矣相如傳顏注音

宋詩人用之皆讀平聲足證顏氏之非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屏作肩誤項羽紀作翼蔽與屏蔽

同義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

補注先謙

曰後志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

前後各出四寸制似冕或曰樊噲常持鐵櫛闕項羽有意殺漢王

噲裂裳以裹楛冠之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噲直撞

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師古曰謂呂盾撞擊人撞音丈江反補注王文彬曰撞

入立帳下師古曰謂呂盾撞擊人撞音丈江反補注王文彬曰撞

撞鐘徐廣云一本作立帷下願目而視皆皆血出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補注

曰史記食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

下有盡字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

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爲王故高

追書耳補注先謙曰高紀惟留張良謝羽紀云呂待將軍此言大王史

日聞將軍有意督過之不載噲語顏注誤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

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補注先謙曰秦正義云至此爲心疑

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

車及從者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補注齊召南曰四人噲與新從山

下走歸霸上軍補注先謙曰史記山上有間道二字而後張良謝

項羽亦因遂已

師古曰已止也

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

讓項羽沛公幾殆

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反幾音鉅依反補注宋祁曰奔疑作奔

後數

日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明日案高紀作後數日此班改正者

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

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

西丞白水北

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驕平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

龐西郡西縣也白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

白水之北補注沈欽韓曰晉灼注衍平字此水卽濁水在成縣

界一統志濁水在秦州徽縣西南自成縣流入又東南入略陽縣

界白水縣在甯羌州西南晉志略陽郡本名廣魏蓋魏時曾以白

水縣隸入也水經漢水東南至廣魏縣破之補注王念

魏白水縣西可以證晉灼此注也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孫曰擁常

依景祐本作雍繫雍輕車騎雍南者上雍是章邯爲雍王之雍下

雍是雍縣也補注晉灼此注也擁輕車騎雍南者上雍是章邯爲雍王之雍下

商傳亦云破雍將軍烏氏後從攻雍棗城先登師古曰棗城與鄠

封今武功故

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

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爲郎中騎將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從擊秦車

騎壞東師古曰地名也補注齊召南曰曹參傳曰取壞鄉擊三秦

文稱秦也史記車誤軍正義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郡槐里柳

壞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郡槐里並扶風縣灌廢最李奇

中咸陽先謙曰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補注灌廢最李奇

水灌廢先謙曰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師

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李說是也或者云漢王自彭城敗還始

灌廢此時已當灌矣補注先說非矣彭城還更灌廢二年六月灌廢

之會復在事功居首云灌廢之理蓋此時曾固廢二年六月灌廢

也初言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重舉不欲再見其文故因舊

稱廢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從攻項籍屠煮棗

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補注先謙曰曹參傳王武反於外黃與參

傳微異服虔攻鄒魯瑕丘薛東南二十六里魯今曲阜縣治瑕丘

云皆漢將





爲字遷爲左丞相破得棊母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棊母名印也棊

音其補注先謙曰官本印作印是尹姓潘名無終右北平縣今順天府薊州治廣昌代郡縣今易州廣昌縣北破稀別將

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稀胡騎

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補注先謙曰守稀之代郡

也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將軍太

乃將軍名在十人之內皆噲所虜獲者也較熾熾古林此作與諸

將軍大將一人文不成義且與上大將復出明傳寫妄改

將其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曰相國擊綰破其丞相

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據周勃傳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則抵益以假丞相

爲大將如當時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補注先謙曰此後則益

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

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

十三人二千石百下至三百石十二人補注先謙曰從字上當有凡字此總計其功高帝功

臣爲大將者傳皆育之曹參傅穉參功凡云云鄒商灌嬰新欽傳皆稱凡可證周勃傳作最最亦凡也其例正同史記八十七人作

八十八人十三人作十二人十二人作十一人噲曰呂后弟呂須爲婦補注先謙曰須生官本作頰下同

子伉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默布反時高帝嘗病師古曰默

布未反之前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

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土

推門直入詩東方之日釋文引韓詩門屏之間謂之闥謂大臣隨之

顏以闥爲門屏非是卽門屏之間亦不得以排言也闥大臣隨之

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

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

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師古曰願猶反也

也諫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爲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高帝笑

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曰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

噲黨於呂氏師古曰惡謂毀也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呂兵盡

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卽軍

中斬噲

師古曰卽就也

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

噲

師古曰釋解也解免其罪

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

毋呂須亦爲臨光侯噲高后時用事顯權

師古曰顯與專同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

無噲字用事顯權謂呂須也先謙曰官本及史記無噲字

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須等

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子市人爲侯復

故邑薨諡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

能爲人

師古曰言無人道也

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

子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六歲下云佗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則舍人上書有因其樊鄴滕灌傳贊云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

之與時若此云是他廣能存故家遺乘亦佳公子也

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

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

師古曰酈音歷補注齊召南曰商卽食其弟食其傳曰陳留高陽人是也高陽乃陳留縣之鄉聚名

此文似脫陳留二字耳先謙曰

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

略地六月餘商已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

補注先謙曰據高紀

月沛公過高陽食其言其弟商為將將陳留兵距二世元年沛公

起事已年餘矣此傳文異蓋史公據樊他廣所述錄之以廣異聞

班氏因之正義謂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從

人從高祖曲為之說非也索隱岐地名關蓋在河南陳留之界從

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

補注先謙曰初次賞功

從攻緱氏絕

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

師古曰漢

之關也今在海陽縣補注先謙曰旬陽漢中縣今與安府海陽縣

北旬關在旬陽縣東別將有二義一小將別在他所高紀項梁盡

召別將是一別領一軍為將此傳是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

與周樊灌靳等傳單言別者義同西定漢中關定漢中然後云

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時別沛公為漢王賜

補注先謙曰

從西道平定漢中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攻作取沛公為漢王賜

商爵信成君補注先謙曰商爵信成君補注先謙曰

補注先謙曰

成君何焯曰此復云賜商爵信成君補注先謙曰

補注先謙曰

先謙曰以此為重封於義不通劉說是也或疑下文賜爵列侯此

補注先謙曰

不得為信成侯但漢初先賜名號侯則實封耳灌嬰傳由昌文君賜號

補注先謙曰

甚多信成乃名號後賜爵列侯則實封耳灌嬰傳由昌文君賜號

補注先謙曰

昌文侯即  
其例也  
曰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補注齊召南曰史記

郡也此文字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柁邑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

似脫上字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柁邑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

地縣氏音支柁音荀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破雍將軍烏氏周類

軍柁邑蘇颺軍於泥陽蓋烏氏守將佚其姓名而柁邑泥陽守將

姓名具存也此傳實言但云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柁邑泥陽耳先

謙曰烏氏安定縣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泥陽北地縣今慶陽府

宜州東五十里泥陽里柁邑扶風補注先謙

縣今邠州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賜食邑武城六千戶補注先謙

武成城成通用字武城馮翊縣今同州府華州東北十七里紀要

左文八年傳秦伐晉取武城魏文侯三十八年秦敗我武下即武

城下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以臨西都尉

也味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呂梁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

疾關補注先謙曰史記二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呂將軍從

胡陵補注先謙曰史記二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呂將軍從

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補注沈欽韓曰趙世家孝成王十九

在易州西南三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師古曰今易縣補卻敵遷

十里即龍兒補注周壽昌曰此右丞相與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

為右丞相補注周壽昌曰此右丞相與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

轉信樊噲博覽皆假虛稱

絕食邑涿郡五千戶

補注李慈銘曰史記涿下無郡字是也漢封

六年然列侯之封無有以郡者蓋封商在前置郡在後當封商時

涿猶為縣及既為郡故更封商曲周耳五千戶下史記有號曰涿

侯四字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又受趙相國印今

不可去日史記別定上谷上有以右丞相四字與絳侯等上有以與絳侯

右丞相趙相國別入字趙相國是實任右丞相猶虛稱也與絳侯

等定代郡雁門得代丞相程縱補注先謙曰據周守相郭同曰守

相謂為相將軍曰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曰將軍將太上皇衛一

而居守者補注先謙曰將太上皇宮衛卒十月曰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

歲補注先謙曰高紀十一年九月豨反十一月冬攻又從擊臧布攻其

降東垣此十月即十一年冬史記作七月又從擊臧布攻其

前垣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臉也或曰軍前曰大軍自障若垣也

注大軍作大車是考證云前垣史記作前垣解拒音矩徐廣云

拒一作和謂拒方陳也王念孫云案史記作前垣解拒音矩徐廣云

字之誤也故史記一本作和

恒登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

軍門也周官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鄭注軍門曰和今謂之

壘門立兩旌以爲之孫子軍爭篇合軍聚眾交和而舍魏武帝注

軍門爲和門兩軍相對爲交和韓子外備說左篇李悝與秦人戰

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左右和曰左和已上矣燕策

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三國乃罷兵魏軍其西齊

軍其東楚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唐開元

禮仲冬講武除地爲場四出爲和門言四出則左右前後皆有和

門故此言攻其前和也軍前門謂之前和猶棺前蔽謂之前和呂

氏春秋開春論昔王季歷葬於湖山之尾樂水菑其木見棺之前

和是也和與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胡棺蔽其木見棺之前

之桓也謂三曰大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胡棺蔽其木見棺之前

桓也謂三曰大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胡棺蔽其木見棺之前

上桓也謂三曰大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胡棺蔽其木見棺之前

失桓也謂三曰大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胡棺蔽其木見棺之前

也桓也謂三曰大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胡棺蔽其木見棺之前

裴以桓爲方陳皆失之矣下文爲桓字之誤也李顏以桓爲牆垣

爲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

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補注宋祁曰越

軍字王念孫曰越本景祐本是也史記亦無二軍字周勃

傳得丞相大將各一人灌嬰傅斬其小將十人皆無軍字二千石

目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



曰商有疾病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

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

子寄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曰誅

諸呂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賈友補注先謙曰

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曰寄爲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補注先

十月記作樂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姊爲夫

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滅兒也補注齊召南曰事在孝景中二

年滅兒尚未尊稱平原君也史官記事隨後文稱之耳何焯曰

外戚傳武帝卽位尊太后母滅兒爲平原君此當如監本汪本無

滅字爲與注合寄欲取之蓋滅兒更嫁田氏而復寡之時時武帝

立爲皇太子已三年矣周壽昌曰滅兒始嫁王仲更嫁田氏前後

生子女五女爲后男服官齒必不痺若其姊當更老矣焯注則

焯字衍官本及明凌氏本亦無焯字先謙曰各本無焯字是

若平原君姊景帝尚不至怒而下寄史記亦無焯字景帝怒下寄吏免上迺封商宅子堅爲膠侯師古曰膠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時爲太常補注先謙曰公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

高祖時功臣自酈商呂下子孫爵乎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補注錢大

昭曰南監本闕本乎作皆先謙曰官本作皆是功臣表賜商代後者猛友爵關內侯

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廐司御每送使客補注先謙曰送官本作還

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

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云告白也白高祖傷人高祖時

爲亭長重坐傷人如適曰爲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嬰證

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補注劉放曰告

祖抵言不曾傷嬰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高祖之初與徒屬

拷告者不服故移獄覆矣嬰以此坐繫掠笞也高祖之初與徒屬

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召時補注劉奉世曰欲

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嬰時曰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古

義相屬非兩事甚明日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時高祖爲沛公賜爵七大夫呂嬰爲太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父老側高祖爲沛公賜爵七大夫呂嬰爲太

僕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賜嬰爵七大夫以常奉車師古曰爲從攻

爲太僕是也此嬰字誤倒在以字下

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

張晏曰胡陵平所上縣何當給之平故與降補注

先謙曰降者說降之平

呂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

補注先謙曰陳留縣今開封府

縣東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呂兵車趣攻戰疾破之

師古曰趣讀

也次下亦同補注李慈銘曰史記無破之二字上既云破李由軍矣此涉下文而誤衍先謙曰戰疾猶屬高傳云疾隲也賜爵

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呂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

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

補注先謙曰揚史記作揚

嬰從捕虜六十八人

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璽

師古曰時自相署置官之印

又擊秦軍雒陽東呂

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令

師古曰今沛郡公巨縣補注宋

日史記作滕公無重字公卽因奉車

師古曰因此又每奉車從攻

令也先未封重字不當有

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

師古曰芷陽後爲霸陵縣

復字是

車趣攻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

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

師古曰罷讀曰疲

常躐兩兒乘

之服虔曰躐音撥晉灼曰音足跋物之跋師古曰服音是補嬰常

收載行而雍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而向樹也應

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爲雍樹而者已面首向臨之

也師古曰面借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己而抱持之曰馳

故云而雍樹馳服言圍樹而走義尤疎越雍讀曰擁補注劉奉世

銘曰索隱蘇林與晉灼皆言南方及京師謂抱小兒爲擁樹是晉

灼於此亦有注而小顏剛之先謙曰史記作收竟載之徐行而雍

似懸樹也較此爲詳據項羽紀漢王推墜二子於是者三故嬰擁

抱於前不聽漢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

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沂音魚依反補注先謙曰史

記作祈陽索隱益鄉名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

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氏師古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漢王卽帝位燕王臧荼反嬰

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

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

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

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開暇所呂固士卒心而

令敵不測也卒呂得脫師古曰卒終也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邑使食之補注先

鄉讀曰鄉師古曰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

穎州府太和縣東今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

陷陳功爲多闕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呂賜之補注劉奉世曰言賜所奪則嬰益

以過嘗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王文彬曰嬰攻戰時所奪之邑卽昭曰闕南監本闕本作賜先謙曰

官本作賜史記同闕字誤從擊陳豨豨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

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從竟高祖崩呂太僕

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

諛按下邑縣名屬梁園迺賜嬰北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

第當道直殿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

來嬰呂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

補注先謙曰東牟侯與居也事詳周勃傳曰天

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爲太僕八歲薨

補注周

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嬰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先謙曰索隱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捨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頗師古曰頗音普河反尚平陽公主坐與父

御婢奸自殺國除初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

隨外家姓號孫公主

補注錢大昕曰漢景帝女平陽公主本陽信公主王皇后生元帝女平陽公主蓋別一人不知何

其外家皆非孫氏此夏侯頗所尚之平陽公主蓋別一人不知何

帝女也馬端臨帝系考載高帝一女魯元公主文帝二女館陶長

公主及周勃子勝之所尚公主景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

慮公主武帝五女鄆邑蓋長公主夷安公主衛長公主昭石公主

諸邑公主宣帝二女館陶公主敬武公主元帝三女平都公主平

陽公主穎邑公主皆據班史紀傳然尚有未備如博成侯張建建

始四年坐尚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數醉罵主免夏侯頗尚平陽

公主成帝徵行過陽阿主作樂此三事皆遺漏而南宮公主婿

申見功臣侯表馬氏亦失書先謙曰據衛青傳平陽侯曹壽尚武

帝姊陽信長公主後壽有惡疾就國上詔青尚平陽主參之功臣

表曹壽即曹時也其子襄以元光五年嗣侯是曹時卒於元光四年後七年當元朔五年壽為大將軍而尚平陽主卒後與主合葬不容更有夏侯頗尚平陽主之事且表云元光三年頗嗣侯十八年元鼎二年坐尚公主與父御後自殺是元鼎初公主尚為頗所尚其時平陽主適衛青久矣足證頗所尚者必非平陽主也況平陽主外家非孫姓尤明此平陽二字有誤故廉公子孫更為孫氏補注周壽昌曰此或頗一支更為孫氏其他子孫不云更姓孫魏志夏侯惇傳猶云夏侯嬰之後也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補注錢大昕曰依史例當云睢陽人也以販繒為生先謙曰睢陽梁國縣今歸德府商丘縣南史記同漢紀作雒陽誤高祖為沛公略地至雍巨章邯殺項

梁而沛公還軍於楊嬰呂中羽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

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毫南開封山遇戰疾力孟康曰政

戰疾速也師古曰疾孟康曰政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目西至雒陽

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麟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

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

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

補注先謙曰据高紀漢王元年四月入漢中五月即

出嬰雍圍廢丘八月降塞王

稽合本傳此十月當作四月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

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

相項佗軍定陶南

補注先謙曰曹參傳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無魏相則魏相非人姓名益項佗爲魏相國

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

師古曰杜縣之平鄉

平鄉四字衍先謙曰諸傳賜名號侯無卽賜食邑者此食杜平鄉與下復出李以爲衍文是史記亦誤

復呂中謁者

從降下碭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張晏曰故秦將降爲公今反補注先謙曰魏公申徒二人蓋從王武反者曹參傳王

武反於外黃往擊盡破

從擊破之攻下外黃

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外字案外黃是山陽

東萊二郡皆有黃縣時屬齊國並在今山東境非此時戰地也史正義云在曹州府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望文爲訓失之西收

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迺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

重泉人李必駱甲

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如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李必後封威侯見功臣表作



季必案重泉在今同州府蒲城縣東南五十里

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

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

曰傅音附猶言助從者

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爲中大夫令李必路甲爲

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

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饑道

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

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

本作左右馬今越本無左字疑馬字上有司字不當去左字

公注題云以注觀當有左字錢大昭曰右司闕木作左右先謙曰

據張說本文無左字蘇晉說似有左字但下文無左右千人之騎

語疑晉擊破杯公王武軍燕西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古南燕

國也音一千反補注先謙曰曹參樊噲新欲傳及本傳上文所將

皆不言王武是拓公則拓公自別一人非卽王武也顏說誤所將

卒斬樓煩將五人

取其稱也案集解引作取連尹一人楚官也擊王武別將桓嬰白

其美補未必樓煩人也

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呂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

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補注李慈銘曰史記從作使疑從字誤還至敖倉嬰遷爲御

史大夫補注先謙曰此假官也表不載與諸傅相國丞相同三年呂列侯食邑杜平鄉補注劉奉

世曰前已爲列侯食杜平鄉矣疑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

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單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補注錢大

昭曰單騎南監本闕本竝作車騎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

相田光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齊守相田光是也田儻傳同此脫守字齊相爲田橫光乃守相耳曹參傳又作故齊王田廣

相田光守相許章追齊相田橫至贏博師古曰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

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

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密補注先謙曰史記亦作於高

密索隱注雷縣令稱公旋其名案今索隱單行本作族其卒斬龍名旋族疑皆於字之誤假密卽高密假音革高假雙聲字

且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



有甌鄉一統志願鄉在歸德府鹿邑縣南紀要云在縣東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

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虜騎將八人此每騎字賜益食邑二千五百

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曰御史大夫將軍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

之所將卒五人其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

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補注先謙曰東城今鳳陽府定遠縣歷陽今和州治並漢

九江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信曰雄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

補注齊召南曰按後儒以會稽至東漢順帝始分遂疑二史此文

鳴誘然亦安知楚漢之際不嘗分爲二郡而其後復合乎下文又

曰遂定吳豫章會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補注沈欽韓曰

濞嬰立豫章按水經注豫章秦以爲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

濞嬰以爲豫章郡治官本考證據功臣表作陳嬰不知濞嬰先有

事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卽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補注先

勃傳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互證兩傳文當在此時曰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

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補注李慈銘曰史記此下有號

日穎陰侯五

從擊漢王信於代

補注錢大昭曰漢當作

至馬邑別

降樓煩曰北六縣斬代左將

補注李慈銘曰史本

作韓破胡騎將於武泉

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

補注沈欽

韓曰梁書諸夷傳白題國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今在滑國東按

裴子野即按此傳爲證先謙曰唐杜甫秦州雜詩胡舞白題斜薛

夢符注題額也其俗以白塗

其額因得名如黑齒題之類

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

破胡騎於砮石

音干坐反

至平城爲胡所困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

可從擊陳稀別攻稀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

補注先謙曰卒斬

敵及特將五人

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特爲將

周壽昌曰特將楚漢間所置將名功臣表陳稀以

特將似皆其所部裨將先謙曰官本各特作各獨是

奴上曲陽安國安平

補注先謙曰盧奴中山縣今定州治上曲陽

定府祁州南安平涿郡

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

縣今深州安平縣治

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

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鉢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肥鉢徐廣注一作鉢古無以鉢命名者此傳是也

嬰

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

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

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

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

帝崩呂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爲亂齊哀王聞之

舉兵西呂祿等呂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

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

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先謙曰微示之也

齊兵止不

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

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

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

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

補注先謙曰詳文紀

後歲餘呂丞相

莫諡曰懿侯傳至孫疆

補注先謙曰官本疆作疆是史記同

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

賢爲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

補注錢大昕曰寬與靳微史失其所居郡縣

曰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

補注先謙曰索隱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蓋橫陽也案一

統志橫城在歸德府商戶縣西南

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

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寬封號其德

君

師古曰其讀曰恭

從入漢中爲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孟康曰縣名屬上郡

補注先謙曰今鄭州北三十里

從擊項籍待懷

服虔曰侍高帝於懷懷縣召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河內即今懷州

注先謙曰今懷慶府武陟縣西南官本注侍作侍召作名此誤

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

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

師古曰赦地名赦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赦師之間

益食邑

淮陰

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爲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

擊破齊懸下軍擊田解

補注先謙曰田解傳

齊王使華毋傷田解軍懸下則擊懸下軍與擊解不得爲二事下

擊破齊懸下軍擊田解

擊字誤也華毋傷爲灌嬰所虜田解當不得獨脫疑擊當爲斬或

得字虜字之  
講史記亦誤

屬相國參殘博

師古曰參曹參  
也博太山縣也

益食邑因定齊地剖

符世世勿絕

補注先謙曰  
官本勿作不

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

右丞相備齊

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補注錢大昭曰功  
臣表無右字先謙曰正義云按爲齊王韓信相

歲爲齊相國

補注先謙曰案正義爲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案  
此說非也謂寬距爲齊右丞相之後五歲又爲齊相

國耳韓信王齊在高祖四年寬爲相當是五年又五歲是

年寬爲齊相國韓反在十年九月故下文云爲齊相國四月而擊

也四月

補注宋祁曰景德本作擊陳稀屬太尉勃勃曰相國代丞相

擊稀

補注先謙曰據周勃傳勃遷爲太尉擊陳稀盧箱反勃以  
相國代吳擊稀此文以相國上當更有勃字擊稀當爲

擊也史記亦誤

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旣爲相國有警則  
將卒而屯守也師古曰此

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兵

目備二歲爲丞相將屯補注李慈銘曰  
邊寇竟爲代相兼將此屯兵也

代字是也時改諸王

孝惠五年薨諡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

國除

斬欽呂中涓從起宛胸

師古曰欽音翕宛音  
於元反胸音其于反

攻濟陽破李由軍擊



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

如瀛曰騎將率號爲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補

法先謙曰案集解引徐廣曰將一作候疑如氏所見本將作候故注云然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

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

張晏曰主車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作主

官騎長一人

張晏曰

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爲

漢王賜欵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

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

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巨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

說軍當南破之

師古曰南縣名也後爲考城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有漢南縣故城後

漢改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

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

補注先謙曰史記食邑上有三年賜三字別之河內

擊趙賁軍朝歌破之

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擊趙將賁軍朝歌則其人姓賁名朝係趙將非姓趙名賁也先

論曰齊說是也趙賁乃秦將後復爲章邯將爲曹參樊噲所破見高紀參噲傳此在河內者白別一趙將賁後人習見趙賁妄闕

將部兩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從攻安陽呂東至

棘蒲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安陽城在池州臨城縣南廉頗傳攻魏之房于安陽拔之卽此城也一統志棘蒲故城今趙州治

下十縣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隆

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補注先謙曰案集解引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

義引括地志云平陽城在相州臨漳縣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

郡一人李奇曰或曰爲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斬兵守郡守

各一人此奪守各二字沈欽韓云墨子號令篇非時而行者惟守

及操太守之節而使者是守與太守爲二也蓋將屯謂之兵守如

魏晉之都督與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趙郡補注先謙曰

刺史於義爲通補注先謙曰自別之河內至此皆擊趙事當

是史同補注先謙曰自別之河內至此皆擊趙事當地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

冠魯下略地東至鄆郟下補注先謙曰鄆卽東海縣在今南兖州府嶧縣東八十里史記作嶧至斬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

國大司馬呂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

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其尉也得而送致

於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

戶為信武侯

補注先謙曰案史記為作說

呂騎都尉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

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

補注先謙曰據灌嬰傳此與嬰

同別擊陳豨丞相破破之師古曰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

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

補注先謙曰四十史記作

三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

一人二千石呂下至五石三十九人

補注錢大昭曰五下南監本闕本皆有百字先謙曰官本

有百字史記同此奪

高后五年薨諡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緹沛人也

師古曰緹音息列反

呂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

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

師古曰即馮翊池陽縣補注先謙曰謀食邑時池陽尚未為縣縣乃

惠帝置也秦立蕩社縣其地有池陽蓋鄉聚之名縹因食之

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

平陰遇韓信軍襄國

補注李慈銘曰案此傳史記多脫文班氏

邑池陽亦必先有賜爵之文先謙曰高帝出度平陰韓信軍修武

上馳入奪其軍傳蓋言此事然非襄國也教趙王歇襄國又在此

事前與遇信軍無涉

李以爲有奪文是也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已縲爲信武侯

師古曰呂其忠信故加此號補注先謙曰功臣食邑三千三百戶

表云楚漢分鴻溝以縲爲信號曰信武蓋以此食邑三千三百戶

補注先謙曰表上欲自擊陳豨縲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

云二千二百戶

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已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

補注

日史記更有殺十二年更封縲爲郿城侯

人不死四字服虔曰音管縲之

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

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補注王文

彬曰按先封某邑後改他邑曰更封如史記曲周侯鄘商傳商先

食邑沐陵曰沐侯後云更食曲周是也縲前封信武乃名號侯至

此爲郿城侯是新封邑不得云更封也更字當爲衍文史記作以

縲爲郿城侯不言更封先謙曰史記作蒯成索隱蒯者鄉名三蒼

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正義引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

苑中與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鄉聚名也周縲所封晉武帝

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先謙案三蒼音蒯孝文五

爲裴與呂忱音縲爲陪同諸書雖蒯郿互異其韻一也

前漢四

年薨諡曰貞侯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傳同表作尊侯正義云尊一作卓案尊與貞聲近而誤卓則謬脫貞下半也

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緱子應爲鄆侯

蘇林曰音多屬沛國

作陳國張照曰按陳國無鄆縣據志應作沛郡王念孫曰淮水注

苞水東逕鄆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爲侯國音多沈

蘇云漢書周縲傳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鄲之鄆史記周縲傳亦

反之音以附會之觀鄆注則六朝本已如是多丁度遂造爲當何

也規譌祗木念孫案沛郡鄆縣之鄆蘇林孟康皆音多下寒反

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注毛本則縲傳注中

引漢魏人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

監本地理志鄆陽下孟康曰鄆音糾紅反四韻明是監本所加

音多寒反皆不類漢魏人語則紅反四韻明是監本所加

鄆縣之鄆蘇林謂鄆孟康謂鄆道元釋如顏籀隨總錄所加

鄆傳索隱引蘇林正作音多則本無寒反二字明矣地理志之鄆

康之前若蘇音多與蘇林相合豈亦服去寒反二字明矣地理志之鄆

自東至鄆鄆音多而無音而鄆侯之鄆獨有音則其音多而

不音單又可鄆鄆音多而無音而鄆侯之鄆獨有音則其音多而

始於小顏小司馬則豈鄆顏司馬及丁度所見本及景祐本注本

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爲足據邪沈氏之意徒以單在寒韻  
多在歌韻鄭從單聲不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以加寒反二字也  
不知寒歌二韻者說文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并有轉  
入寄簡二韻者說文聲從馬單聲而魯頌駟篇有騂騂之騂音  
徒河反說文釋宮釋釋兒從者單聲丁可切韻字說文亦從單聲  
而淮南主術篇水殺龍龜已與猿熊爲韻說文引作移移駱馬丁可  
爾雅瘁勞也瘁音丁賀反小雅大東篇哀我憚人小明篇憚我不  
暇憚字竝音丁佐反四牡篇嘽嘽駱馬說文引作移移駱馬丁可  
切凡此皆單聲之字而轉入歌寄簡三韻者也其寒韻中字非從  
單聲而轉入歌寄簡者則不可枚舉又何疑於鄭之音多乎而全  
祖望經史問答且謂沈說足發二千年之謬不知明監本加寒反  
二字乃二千年未有之謬也先謙曰官本作鄭音多寒反按王說  
是

薨諡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爲太常有罪國除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鼎三年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爲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犁雜色騂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純而角

美堪爲犧牲雖曰其母犁色而不欲用山川寧肯置之張晏曰茲

材不害子之美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

雖有田具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糴之時  
值時遇獲師古曰鼓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曰蚊蚋爲喻勤功帝籍補

刀謂屠狗

師古曰蓋曰蚊蚋爲喻

勤功帝籍

先謙曰官本勤作勒是

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曰鄙寄爲賣友夫賣友

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

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行說

雖推呂祿曰安社稷

補注先謙曰漢紀推呂祿作權賣呂祿於義亦通

誼存君親可也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終

漢書四十一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張蒼陽武人也 補注先謙曰陽武河南縣今懷慶府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 好書律歷秦時爲

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

下云蒼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補注齊召南曰按柱下

史本周制而秦因之老子在周爲柱下史是也沈約宋志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師古注若今侍立御史矣立字似衍文唐制侍御

史六人先謙曰如注謂 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曰客從

下脫書字集解引有 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 師古曰質鉏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當斬上有坐法二字不可省 身長大

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適言沛公赦勿斬 補注周壽昌曰王陵傳高

祖起沛陵亦聚數千人居南陽是雖未從沛公實同在南陽亦未與沛公爲敵也或偶過沛公適見蒼被罪愛而爲言以教之耳



遂西入武關至咸陽

補注先謙曰史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

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呂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

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呂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

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曰代相從攻

荼有功六年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六年二字遷為計

相文穎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補注

沈欽韓曰宋史職官志三司使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省

位亞執政曰為計一月更呂列侯為主計四歲

張晏曰呂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宿

相其名蓋本此

曰呂其所主因呂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

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補注劉敞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誤書

在此宋祁曰浙本一月作三月先謙曰史記四歲字亦在此是時

布以高祖十一年反是蒼為主計在八年又後封侯二年也是時

蕭何為相國而蒼迺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

補注先謙曰周禮大

善用算律厯故令蒼呂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司徒以士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注會計也以上計貢稅之法因

別此五者也唐書柳冕傳冕表言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嚴史記

范曄傳三歲不上計注凡郡長論課殿最歲遺吏上計新序載

魏文侯時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韓非子稱西門豹重斂

百姓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是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

古者上計以貢稅定其殿最也補注先謙曰淮南厲王傳黥布

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長為王

合證高紀長王當在十二年公卿表高后八年計十六年此四字當作六

御史大夫自高帝十二年至高后八年計十六年此四字當作六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何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沛

起補注錢大昭曰沛起二字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

沛公補注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作自王念孫曰汪本從宋

改耳景祐沛公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苛

本亦作以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也補注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

為客沈欽韓曰猶戰國之客卿客將也漢王昌為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曰公卿表苛昌為中尉漢三

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

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慮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

慮當爲虜先謙曰官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爲御史大夫常

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爲汾陰侯苛子成呂父死事封

爲高景侯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昌音胡駕反

嘗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閑之居也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昌擁抱也

還走師古曰還謂卻退也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

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

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曰留侯策止而昌庭爭

之強補注先謙曰庭字誤當從史記作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音訖補注先謙曰官

本無音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其不可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

本皆作然臣期期知其不可先謙曰官本同南監闕本史陛下欲

記亦同據下顏注此文亦當爲期期後人據宋說妄改也補注劉放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臣口吃故每重言期期補注劉放

爲某宋祜曰學官本云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新本然

心如期期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子據此則前之二

吃作其後之二吃乃可為期耳若云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

又顏注文元無每字王念孫曰顏說是也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

其不可也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

無意義劉讀期為某而訓為極臣極不奉詔斯為不詞矣先謙曰

通鑑胡注孔穎達疏釋詁云杜預云云亦與訖同案諸家之

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周昌云云意亦與訖同案諸家之

說皆未常也期者必也左哀十六年傅期死非勇也杜注期必也

本書路溫舒傳溫舒引俗語曰盡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

對師古注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是期之為必世恆言此文臣

心知期不奉詔不可必知也單言期吃乃為期耳劉胡二說

期非王氏乃以期為語急之聲本無意義斯為謬矣史記作既

王念孫云耳子王季子語急之聲本無意義斯為謬矣史記作既

注云耳子王季子語急之聲本無意義斯為謬矣史記作既

誤各本呂后側耳於東箱聽箱蓋之形補注先謙曰史記箱作廂

俱誤呂后側耳於東箱聽箱蓋之形補注先謙曰史記箱作廂

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幾音鉅依反是後戚姬子如意

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

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補注周壽昌

徐公之類甚多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

君必異之

補注先謙曰異優待也

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

補注先謙曰案正義古用簡牘書有錯繆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

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

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曰然堯進請問曰

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問

作問宋祁曰問疑作問注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問義自可通不當輒以意改也史記亦作請問先謙曰官本作請問亦引宋

說此本請問疑後陛下所爲不樂非昌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

人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

所出師古曰不堯曰陛下獨爲趙王置資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

知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爲趙王置資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

素所敬憚者迺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

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

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

師古曰固必也公彊言必欲勞煩公

爲我相趙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次下亦同

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

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

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股秩位爲左遷作然吾私憂趙補注先謙曰

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位作任不可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師古曰於是徙御史大夫昌

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曰爲御史大

夫者孰視堯曰無呂易堯師古曰言堯可爲之餘人不能勝也遂

拜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呂御史大夫從擊陳豨

有功封爲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

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太后

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

后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高后患之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

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

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諡曰悼侯傳

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初

趙堯既代周昌爲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

前定趙王如意之畫

師古曰畫謂畫策今周昌爲相

迺抵堯罪

補注先謙曰據表云免官

呂廣

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爲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

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曰客從爲御史守豐二

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爲

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堯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駟案漢書敖孝文元年堯徐誤也正義案史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

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漢書誤裴氏不考

乃云徐誤何其甚過也先謙案敖子敬以孝文三年嗣是敖二年

堯正義是此元字當正作二

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

師古曰甯高后

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爲御史大夫

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甯不與大

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

臣共誅呂祿等免以高后紀核之

密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賈壽以灌嬰及齊楚合從告桂國產

即以詰馳告丞相太尉及呂祿已去北軍相國產欲入未央宮

作亂密復馳語太尉則密固非不與大臣共謀誅諸呂者也但代

邸上議羣臣列名即云御史大夫臣蒼則孝文未立之前密已罷

官矣其後賞功不及密意者史記所云固得其實乎不然即不

與太尉丞相較功亦當與襄平典客共賞矣先謙曰不與者不與

其事也密坐事免官在前及誅諸呂迎文帝時張蒼曰淮南相張

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

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

日緒尋也謂本曰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

不革謙師古曰革改也補注先推五德之運曰為漢當水德之時上

黑如故補注先謙曰案正義引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吹律調樂

入之音聲補注先謙曰及曰比定律令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

錯入音必履反臣瓚曰謂曰比故取類曰定律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

如氏之說比音類二反補注先若百工天下作程品也百工為器

謙曰官本注或曰下無比字

五

五



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

若晉說是補注先謙曰高紀所謂張至於爲丞相卒就之師古曰

蒼定章程也官本注是下有也字

就成也故漢家言律厯者本張蒼蒼尤好書補注宋祁曰學官本尤

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補注凡注不音陽夏公謂

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者是也景祐本亦作凡凡當讀

爲汎上言汎好書故下言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遂律厯尤遂

二字正對汎好言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史記作蒼本

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無音而無所不觀無所

讀上聲非也上文張蒼好書律厯師古亦無音

不通而尤遂律厯師古曰遂深反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已救及  
貴父事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補注周壽昌曰沐之日常先朝陵夫人上  
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  
傳師古曰傳謂傳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  
下蒼蒼曰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曰  
爲博士草立土德時厯制度張晏曰曰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

以爲漢宜改正朔數用五色上黃贊曰諛欲改定制以漢爲土  
德其術已疏矣案秦人用水德本自譎舛不可承况五德取相生  
不取相剋即欲承秦爲何以土勝之張蒼固非而公孫更元年注

臣賈誼亦非也漢當爲火德亦見荀悅漢紀第一卷  
先謙曰又明年蒼由此自紉補注先謙曰官本細作謝病稱老蒼

遂更爲後元年蒼由是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大爲姦利上  
任人爲中候張晏曰有所保舉而其人爲中候之官

曰爲讓師古曰用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傳子至孫類

音贖索贖單行本注案漢書作毅類即毅也王念孫云本作類或

又音贖史表作預及類毅皆類之誤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

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補注李慈銘曰

餘下有爲侯丞相四字長六尺餘下有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女子爲乳母師古曰言妻妾曰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迺

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補注周壽昌曰

申屠嘉梁人也曰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彊弩張

之弩弓手張者曰擊張弓足踞者曰蹶張蹶音厥擊音布麥反補  
注錢大昭曰說文越距也从走屮省聲漢令曰越張百人蹶張卽  
越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師古曰一隊之從擊黥布爲都尉

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弓二千石從高祖者悉弓爲關

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補注錢大昭曰據本紀是三十人傳止二十  
四人未知孰是先謙曰官本作三十四人史

記與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曰

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補注先謙曰廣  
國詳外戚傳欲相之曰恐天下曰吾私

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  
人補注周壽昌曰史

記作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餘者補注齊召南曰故安縣屬涿郡漢  
未死之餘人也剛又皆多死四字則餘字無根迺曰御史大夫

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補注齊召南曰故安縣屬涿郡漢  
初丞相俱以功臣已封列侯者爲

之嘉本功臣而由關內侯爲相則破格之事也後因丞相封侯  
遂起於此先謙曰故邑前所食之邑在故安也在今易州東南嘉

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補注先謙曰當  
與袁盎傳參觀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

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補注宋祁曰越本  
無見字王念孫曰

見字蓋後人所加景祐本及羣書治要所引皆無見字史記亦無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

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

禮不可已不肅師古曰肅敬補注先上曰君勿言吾私之言師古曰

戒教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戒教作教戒案私之謂愛之也呂覽

去私謂子人之所私也注私愛也離騷皇天無私阿兮注穉愛為

私顏謂私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書也長二尺不來

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師古曰弟但也吾今使人召若師古曰

也通至詣丞相府補注先謙曰至即詣也言至不當更言詣此詣

字史記亦無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謙曰史記不重嘉字是弗

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

斬史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補注周壽昌曰

所屬有兩長史下文亦云朝罷謂長史似史字為是王文彬曰今

猶即也史今行斬之史即行斬之也如不達今字之義於今下加  
便字為訓轉屬贅文爾雅釋詁孫炎注即猶今也故今即轉相為  
訓上文吾今使人召若亦謂吾即使人召若也叔孫通傳郡守尉

今捕誅伍被傳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周昌傳今爲虜矣通  
今字並與卽同義淮南厲王傳令復之王念孫說並可參證

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

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補注宋祁曰浙本此字上有曰字君字下有其字先謙曰羣書治要引有

日字史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嘉爲丞相五

歲文帝崩孝景卽位二年罷錯爲內史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景帝元年錯爲內史此云卽

卽位二年者通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補注先謙曰更音工衛反議曰適

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諫而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

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塋垣也服

日宮外垣餘地也如灌曰塋音畏備之嘉問錯穿宗廟垣爲奏請

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師古曰歸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

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眞廟垣迺外塋垣故宥官居其中師古曰宥謂散

輩也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

補注先謙曰史記尤誤他

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

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

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

而死諡曰節侯傳子至孫與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

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辟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

侯趙周

補注周壽昌曰青高祖功臣陶舍子諡夷侯舍史記作舍功臣表舍父襄本項氏親賜姓劉此書表傳俱作舍史記

作舍者誤也舍諡懿侯昌許溫孫諡哀侯澤薛歐孫青翟莊不識孫周父夷吾爲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皆曰列侯繼

踵踏踏廉謹

師古曰踏踏持整之貌也踏音初角反補注沈欽韓曰踏踏相值也踏即踏踏之別體廣韻云踏廉謹也本此傳耳先謙

曰踏踏與廉謹義不相副沈說非也史記作踏踏集解引徐廣曰

踏踏與廉謹義不相副沈說非也史記作踏踏集解引徐廣曰

踏踏與廉謹義不相副沈說非也史記作踏踏集解引徐廣曰

踏踏與廉謹義不相副沈說非也史記作踏踏集解引徐廣曰

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爲漢名相

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爲好律歷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文學律

歷而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

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爲其然哉周

昌木強人也

師古曰言其強直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直作質任敖曰舊德用

呂后吏

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議見不如蕭曹等也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終

漢書四十二

郡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鄆食其陳畱高陽人也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陳畱郡無高陽縣蓋鄉名非縣名涿

郡琅邪郡皆有高陽縣然非食其所居之高陽也高紀沛公西過

高陽文穎云聚邑名屬陳畱圉沈欽韓曰金史地理志杞縣有圉

城鎮明志開封府杞縣西有故高陽城南有廢圉縣先謙曰案正義鄆音厯索隱引故者舊傳食其圉高陽鄉人圉後漢陳畱縣前

漢淮陽縣今開封府杞縣南五十里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 鄭氏曰魄音薄應

府杞縣南五十里貌也 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補注先謙為里監門然吏

日集解晉灼曰落魄落託義同案落託亦作落拓 為里監門然吏

縣中賢豪不敢役 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補注

小吏而縣中賢豪不敢役使也班氏當以監門賤役非吏故倒吏

字於下王念孫曰吏縣中賢豪殊為不辭史記吏字在然字上漢

書寫本吏然二字誤倒而師古遂曲為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

書誤本為是謂縣吏中之賢豪者不敢役一監門諺矣如劉說則



當云縣吏中賢豪不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

高陽者數十人

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

食其聞其將皆握齷好荷禮

應劭曰齷齷音初角反齷注先謙曰史記荷作詩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

其適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畱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

服皮曰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

吾聞沛公媼易人補注王文彬曰史記作媼而易人言簡率也與好荷禮反對焉文有大略此真

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師古曰先若汝也謂曰臣里中

有鄆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

公不喜儒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師古曰溺讀曰與入言常大罵未可已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

師古曰第言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音千容反補注周壽昌曰士冠禮注戒告也先謙曰

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

史記言下有如字官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

傳也一音張懸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

兩通它皆類此補注先謙曰一音是漢春秋曰上過陳留生

補注沈飲韓曰御覽三百四十二引楚漢春大儒上曰吾方以天

未見使者入通公方跣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

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鄰生曠目按劍入言沛公方踞

高陽酒徒非儒者也按此與史記食其傳未所附同沛公方踞

牀令兩女子洗先謙曰官本注在而見食其下而見食其食其入

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補注錢大昭曰

下攻閩本作破先謙曰官本作破引宋祁云浙沛公罵曰豎儒古

本破作攻按史記作破羣書治要引此亦作破沛公罵曰豎儒古

見高紀既稱曰儒不得復以賤劣僮豎斥之顏說非夫天下同

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

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補注先謙曰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

止也起衣著衣也補注王念孫曰古無謂著衣為起衣者此文本

作輟洗起句補注王念孫曰古無謂著衣為起衣者此文本

而延之上坐也補注王念孫曰古無謂著衣為起衣者此文本

連讀而訓為著衣誤矣補注王念孫曰古無謂著衣為起衣者此文本

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師古曰從

也衡橫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從

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台而不齊同補注王文彬曰瓦

合言不相附也史記儒林傳陳涉起匹夫聚瓦合適戍本書陳湯

傳烏孫瓦合與此義同禮儒行毀方而瓦合正義引皇氏云毀已

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亦謂以不相合者雜合之也先謙曰史記

作糾合集解云一作瓦台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徑入彊秦此所謂

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清曰四面往

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

知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下降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

是遣食其往沛公引隨之補注先謙曰官本引下有兵守史記同此脫遂下陳留補注

曰食其說令不從夜斬令踰城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

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補注先謙

當從史記作常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登

補注先謙曰史記更有洛字是

與下強

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

師古曰反趙及梁補

注先謙曰官本注反作救是

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

曰東屯鞏雒曰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王者王事可成不

知天之王者王事不可成王者曰民爲天而民曰食爲天

補注先謙曰索

隱管子云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能知天之王者斯可矣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迺有賊粟甚多

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敖倉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韓嶼秦所置呂氏

春秋穿竇竈高誘注穿竈所以盛穀也是古者穿地下藏粟也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

東令適卒分守成皋

師古曰適讀曰謫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卽所謂適戍補注先謙曰楚引東定梁地令曹

咎守

成皋此迺天所曰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

爲自奪便利也

臣竊曰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

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

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

師古曰放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

反距飛狐之口如滄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

後人依託之語杜太行之道乃秦人規取韓趙舊意當時漢已虜

魏豹禽趙歇河東河內河北皆歸漢何庸復杜太行之道以形

勢乎燕趙已定即代郡飛狐亦非楚人所能守白馬之津補注齊

北窺何庸杜此兼距彼乎與當時事實闊遠師古曰召南曰

按白馬縣屬東郡大河召南曰則天下

所經其西岸即黎陽也師古曰則天下

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司

教倉及請說齊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二新序是先謙案據高

紀三年九月項羽使曹咎守成皋自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食其

說齊連和四年冬十月韓信破齊齊亨食其漢破曹咎就敖倉食

先後次第如此是食其說漢王二事並在三年九月史漢合之未

為非也官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補

本已作以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注

劉放曰此時何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田諸田宗彊負海岱

解橫傳云齊使華毋傷田解軍懸下以距漢補注宋祁曰足下雖遣

阻河濟師古曰負背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補注宋祁曰足下雖遣

數十萬師未可曰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

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

補注先謙曰時尚未得敖倉云復守者究言之

而使食

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

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卽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

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言言之曰漢王與項

王戮力西面擊秦

補注先謙曰面向也

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

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

義帝之負處

補注宋祁曰或無負字王念孫曰無負字者是責義帝之處者責問也處所也猶言問義帝安在也處上

安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

之負而衍史記及新序善謀篇皆無負字

後補注先謙曰据高紀食其勸降城卽曰侯其將得賂則曰分其

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

漢之粟方船而下

師古曰方併也

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

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

師古曰言項羽吝爵賞而念舊惡

戰勝而不得其賞

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

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

為人刻印玩而

不能授

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錫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

說非也

補注錢大昭曰玩固本作劉先謙曰史記作劉集解引孟

注刻斷作劉斷索隱案郭象注註于云立法而劉斷無圭角漢書

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據此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與顏同也羣

書治要引作利而不能授且引注曰劉斷無復廉錫也蓋別一漢

本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

補注先謙曰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

當有史記無

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

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

蓋胡注河自砥柱以

援上黨之兵

師古曰援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

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爲北

補注先謙曰

也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

補注周詩昌曰黃帝史記作蚩尤黃

黃帝史記言蚩尤於沛廷此言

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之

粟

補注先謙曰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

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

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曰爲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與食其日縱酒師古曰日日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

曰馮軾曰憑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

云憑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迺夜度兵平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曰爲食其賣已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

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師古曰舉大事不迺亨食其

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迺亨之也

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曰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

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上曰其父故封疥爲高梁

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補注齊召南曰武

二表俱不言後更食邑未知孰是又子遂嗣亦與表異據表疥子

勃勃子平疑遂字謂錢大昭曰史記稱更食武遂且稱武遂侯平

據此則武陽當爲武遂矣表疥子勃而此作遂涉上武遂而譌耳

李慈銘曰索隱地理志武遂屬河間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

余按索隱是也漢表與史同傳不應有異且子遂嗣三世

侯平有罪亦不辭此陽卒子三字衍無疑先謙曰李說是



陸賈楚人也呂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

師古曰時人皆謂其口辯居左右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師古曰佗音徒河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佗

作他字同索隱趙他爲南越尉故曰尉他

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懸結

箕踞見賈

服皮曰懸音推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腳而坐亦曰

箕踞其形似箕

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

補注先謙曰索

隱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

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

師古曰借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

曰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

師古曰區區小貌補注先謙曰

浩云抗對也衡車輓上橫木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

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

豪桀並起

師古曰正亦政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其正下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

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

笞天下劫諸侯

補注先謙曰史記劫下有略字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

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問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

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

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迺欲已新造未集之

越師古曰集猶成也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漢誠聞之掘燒君王

先人家墓補注先謙曰官本家作冢是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

宗族此云夷種宗族不辭據顏注疑宗字衍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

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於是佗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

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曰與

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

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補注先謙曰史記王誤皇統天

下理中國中國之人已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

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今

王眾不過數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師古曰崎音

譬如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

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速而不如漢也遽者其

亦何也連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遽字或作詎距巨又作

渠墨子公孟篇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

淮南人問篇曰此何遽不能為福乎韓子難篇曰衛奚距然哉秦

策曰君其試焉笑遽叱也較嚴韓子王制篇曰豈渠得免

夫累乎正論篇曰是豈詎知見侮之為不辱哉呂氏春秋具備篇

曰豈遽必哉莊子齊物論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

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國教和雖也淮南齊俗篇曰庸

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史記張儀傳曰且蘇君在儀甯渠能乎

肆其義一也何遽不若漢史記作何渠不若漢則遽為語詞而非

急遽之速明矣先謙迺大說賈師古曰說讀曰雷與飲數月曰越

曰官本注速作促是悅謂愛悅之雷與飲數月曰越

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間所不聞師古曰言素所賜賈囊中

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裝也如滄曰明月珠之屬也師

襲囊呂齋行故曰囊中裝也補注周壽昌曰有底曰囊無底曰囊

索隱引作埤蒼語案左倍二十八年傳甯子賦納囊館焉宣二年

傳趙盾見靈輒餓為之簞食與肉實諸囊以與之是索可盛食無

底何以能盛說文囊囊也殆與囊一物而分大小耳索隱引詩傳

曰大曰囊小曰囊今毛傳作小曰囊宅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物故曰宅送也

師古曰宅猶餘也補注先謙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穉臣奉漢約

曰上師古官本作蘇林是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

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豈可已

馬上治乎補注王念孫曰治下亦當有之字與上得之對文御覽

鑒曰湯武逆取而呂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

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

音楚宜反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宜作崖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

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已為信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補注先

謙曰官本注鄉使秦呂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安馬也補注宋祁曰高帝不擇師古曰擇有慙

以疑作已先謙曰已以通作不勞改字高帝不擇師古曰擇有慙

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呂失天下吾所呂得之者師古曰著明也謂作書明

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者下有何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

字文意較足官本注言下有之字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

生補注先謙曰史記凡上作陸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

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師古曰其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

大臣及有口者師古曰有賈自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迺病免呂

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補注先

男迺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補注先謙曰正義分其子子二百

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補注先謙曰

舞鼓琴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

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補注錢大昭曰闕本飲作欲先

於義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呂往來過它客率不過

亦通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爲賓客率計一歲

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爲賓客率計一歲

游於外也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爲賓客率計一歲

先謙曰史記無曰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

也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擊殺

牲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音下因反補

注劉攽曰史記作數見不鮮言人情類見則不美故毋久溷女也

馬宮傳君有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宋祁曰按宮傳自云三公之

位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固位劉似誤引沈欽韓曰史記

無久思公爲也溷作恩是秦策昭王謂范雎曰天以寡人恩先生

先謙曰說文溷下云亂也一曰水濁兒恩下云憂也一曰援也此

借溷爲恩當訓爲援於義通順服訓辱顏訓亂皆未合禮記儒行

注恩猶辱也與服訓溷爲辱同史記范雎傳是天以寡人恩先生

索隱恩猶溷亂之意亦與顏訓溷爲亂同足證恩溷二字古多通

假沈云作恩是嬰爲未達又史記恩下女作公上文與女約集解

引徐廣曰女一作公則公是稱其子無久恩公爲與毋久溷女爲

義同漢人稱公無尊卑貴賤皆用之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暹錯父亦稱子爲公是也詳見錯傳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嘗燕

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賈往不請

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補注王文彬曰史

假將命意也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請謂問起居則音義所見漢書

本亦但作往請無不字此文請上有不字師古即訓請爲將命語

意與史記各別坐者坐所也平方深念師古曰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曰

故賈至坐前而不見顏謂為自坐失之孟康曰揣度也賈曰

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

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

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補注王文彬曰釋詁豫

附上下文義不屬矣史記作務附論諸君子務本皇疏務士豫附

猶向也慕也慕附與樂附意同益證此訓豫為素之誤

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

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者與之言補注錢絳侯與我戲師古曰

戲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師古曰狎師古曰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盡呂氏數事

平用其計迺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為其

飲師古曰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其作共是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

迺曰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曰此游

漢廷公卿間

師古曰廷謂朝廷

名聲籍甚

孟康曰言狼籍之甚補注周壽昌曰籍甚史記作籍盛蓋籍卽

籍用白茅之藉言聲名得所藉而益盛也甚與盛意同孟言狼籍失之先謙曰官本之甚作甚盛是集解引漢書音義同籍籍通作

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卽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迺

言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

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

子之儀故

令比諸侯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九十四引裴淵明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朔望升拜號爲朝拜

臺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

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呂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

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

如潛曰遂者布臣也臣摩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

反師古曰瓊說是也

補注先謙曰梁父泰山縣侯姓

漢旣誅布聞

遂名布臣何得有封梁父侯者仍當以如說爲是

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傳首直作平原君朱建於聞平原君諫不與謀下云

得不誅語在豎布傳中不言賜建號平原君今案布傳不載建事史記誤也

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

師古曰審食其



欲知建

師古曰欲與相知

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日發喪

補注先謙曰索隱案

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啟發殯宮故云發喪也

方假資服具

師古曰資音土得反

陸賈素與建善迺

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

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有辟陽侯何曰平原君母死九字史記同此奪

迺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呂其母

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惟災危呂母在故義不知君也

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

矣辟陽侯迺奉百金稅

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爲衣被之具稅音式萬反其字從衣補注先

謙曰史記作稅章昭云稅當爲禭

列侯貴人呂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

師古曰布帛曰

賻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

師古曰

自言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

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迺求見孝惠幸臣閻籍孺

師古曰侯幸傳云高祖時

則有籍孺孝惠有閻籍斯則二人皆名爲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閻籍孺誤刺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閻籍孺此班

沿史說曰君所曰得幸帝天下莫不聞

師古曰言不

今辟陽侯幸

誤

太后而下吏

師古曰下音胡嫁反它皆類此

道路皆言君譏欲殺之今日辟陽侯

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

師古曰肉袒謂脫其

衣袒而見肉袒者自挫辱之甚冀見哀憐

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

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閱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

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曰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

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

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

爲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與作於

卒不誅計

畫所曰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

補注先謙曰詳厲王傳

曰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

補注先謙曰辟陽侯死後其黨諸呂之事發覺文帝窮治聞建前爲畫策全之故并捕治

聞吏至門建欲自殺

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爲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

師古曰乃汝也

遂自到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爲

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補注先謙曰史記贊云平原君子與

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娶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蘇林曰

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聲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二音同聲也當刪作音同

耳沈欽韓曰輓一作挽淮南兵略訓秦二世時百姓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千萬數周壽昌曰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李注引

漢書作婁敬脫輅無輓字張衡西京賦云婁敬委輅揚雄解嘲云婁敬委輅脫輓史記此下有衣其羊裘四字下文欲與鮮衣方有

因先謙曰掠集解引蘇林注遮當作鹿索隱輅者鹿車前橫木案輓者繫於輅上之索所以挽也故子雲云脫輓矣官本注一人作

三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

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緇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之衣不敢易衣

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

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補注先謙曰周官本取作王

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師古曰邠邑名也即今武城是其處音吐材反積德業善十餘

世師古曰象古累字公劉避桀居豳大王呂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

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柱之也云杖馬箠者呂示無所攜持也箠音止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柱作拄案作蒙案大雅縣之詩云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敬語本之但國人爭歸

言策馬往岐耳顏謂杖馬箠以示無所攜持其義轉迂

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

自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

諸侯遂滅殷補注宋祁曰津字下一有之字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

周都雒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補注宋祁曰雒字下

志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於土中讀如本字顏音誤

呂王無德則易呂亡凡居此者欲令務呂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

世驕奢呂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

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補注宋祁曰豐字下常有擊字先謙曰史

記有擊字故宋云然但高祖起豐沛漢代恆言上文陸賈傳卽其證不必定有擊字也收卒三千人呂之徑

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

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

起師古曰夷師古曰夷起創也音痠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呂爲不侔矣師古曰且夫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呂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師古曰卒

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

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關不搯其亢拊其

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搯與扼同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郎反今陛下入關而

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

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

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駕西都關中補注先謙曰索隱謂卽日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

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補注錢大昕曰婁劉聲近今吳人呼婁江曰劉河吾婁塘市土

人亦呼爲劉周壽昌曰後漢禮儀志劉之禮漢儀注作  
賜姓劉

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春茂之始漢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

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

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

所長師古曰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齒音漬謂見者之肉

注先謙曰官本注見此必欲見短伏奇兵師古曰齊召南曰史記

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三十餘萬眾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雁

作二十餘萬先謙曰句注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曰舌得官

地理志在廣武顏注非迺今妄言沮吾軍師古曰沮謂止械繫敬廣武師

補注先謙曰史日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雁門補注先謙曰廣武在遂往至平

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

曰吾不用公言呂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

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

補注周壽昌曰案敬無封國止名號侯故表不列河水注地理志千乘郡

澤水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漢高祖七年封婁敬爲侯國應劭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侯城都尉治故城者也則似本有

國非虛封也但漢初名號侯食邑者多不止敬一人案地志千乘郡卽高帝置安知非高帝置郡其縣名則自後加者乎歸應之言

或紀其古蹟未可據爲封國之證也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

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

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三十萬

數苦

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

呂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呂力爲威未可呂仁義說也獨

可呂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

願爲奈何

師古曰願思念也

敬曰陛下誠能呂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

嫡謂皇

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呂爲闕氏生子必爲

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已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

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餽餼之也鮮音息善反遺音弋季反師古曰風冒使辯士風諭呂禮節讀曰諷

頓在困爲子婿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注

宋祁曰聞字下可毋戰呂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今宗

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補注先謙曰官本不肯貴近無益也

師古曰近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補注沈欽韓曰張敖以五年尙

奪之而與冒頓此呂后泣曰妾唯呂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奈

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師

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爲公主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良家

子入宮無職號者謂爲家人子有上家人子中人家人子之別顏注

誤焉唐傅士卒盡家人子則是庶人之家子不能與此同解也先

謙曰據匈奴傳使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是家人子迺宗

室女使敬往結和親約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七十九引三輔

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至曰汝本處北土之濱秦亂汝侵其界

而居中國地今婚姻已成當還本牧還我中國地汝作丹書鐵券

自海以內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敬從匈奴

士盟子然後還按此乃縱橫家揣摩其說非實事也



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補注先謙曰白羊樓煩匈奴二王名尚青

傳可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已至

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爲寇者

秦中新破

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

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

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

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

今陛下雖都

關中賢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

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

家且實關中無事可已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已東伐此疆本弱

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師古曰今高陵棧陽諸田

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尙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

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爾補注沈欽韓曰據孔叢通爲孔鮒弟子周壽昌曰此

尚是秦之薛郡也觀下亡去之薛及項梁之薛皆爲秦薛郡可知先謙曰通蓋字何秦時曰文學徵待詔博

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

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成卒攻

斬入陳於公何如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於公如何

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

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

臣瓚曰將謂爲逆亂也師古曰將有其意

願陛下急發兵擊之

二世怒作色

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爲反作色謂變動其色

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

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

師古曰鑠銷也視讀曰示

且明主在

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

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並

音千豆反

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

師古曰如鼠之盜何足置齒牙

間哉郡守尉令捕誅

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作今是史記亦作今今

史記作今復之亦謂卽復之也後人不達今字之義故改今爲令

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

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

諸生言盜者皆罷之迺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

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爲

一副也補注先謙曰索隱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拜爲

博士通已出反舍

師古曰還其所居也

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

補注周壽昌曰生史記作

先生漢時稱生師古曰先生如先師棘下生即棘下先生也此傳下呼叔孫生亦諸生呼其師爲叔孫先生也通曰公不知

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

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

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

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補注先謙曰索隱孔文祥漢云短衣便事非僞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

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進

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充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猾之人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

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舉旗之士師古曰

曰塞拔取音塞諸生且待我我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張晏曰后

稷佐唐欲令復如之補注沈欽韓曰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溜水注亦引之張說非先謙曰集解引

漢書音義曰稷嗣君名誤也故顏不從之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其尊爲皇帝於定陶通

就其儀號

師古曰就成也

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

呼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拔劍擊柱

補注先謙曰官本拔作按引宋祁曰按當作拔

上患之通知上益

饜之

補注周彝昌曰饜史記作厭爲宜

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

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

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

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

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目反

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

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

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

師古曰通爲使者而徵諸生

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

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

補注先謙曰史記面諛下有以得二字

今天下初定死

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

也

師古曰言德行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德行作行德是無也字

吾不忍爲公所爲公

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母汚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

師古曰若汝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

也鄙言不通右謂近臣也為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葢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

學謂素有學術中如淳曰謂呂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

蕪師古曰蕪與蕪同並音子悅反如說是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

說謂上有置設縣索為習隸處葢九字無尊卑之次也五字索隱

引韋昭云引繩為絲立表為葢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蕪又纂文

云絕今之纂字先謙案師者引繩營之使連綿也應說與韋合特

未為葢立訓如縣葢並釋故類是之此注如說當如集解所引有

謂上九字今本誤脫也注春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

秋下當有一外字見晉語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

曰吾能為此通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肆亦習也音弋二反補注先

作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

也成也漢時尚呂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補注

先謙曰會十月連上為文謂令羣臣習肄以十月朝會也顏誤斷

屬下而訓為適會誤索隱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儀師古曰欲

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儀師古曰欲

法先言儀先平明師古曰未謁者治禮引呂次入殿門補注沈欽

如此也先平明師古曰未謁者治禮引呂次入殿門補注沈欽

郎屬大鴻臚先謙曰前漢無治禮郎後漢大行令屬官有治禮郎韓曰治禮

亦不屬大鴻臚沈說誤此謂謁者掌治贊引之禮耳後書禮儀志

鍾鳴謁者治殿引客羣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補注先謙曰史記

宮廷不得稱戍卒疑班改步卒為戍卒傳寫者誤戎為戍尋檢設

兵補注先謙曰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

為敬殿下郎中俠陸數百人師古曰使與挾同挾其功臣列侯

諸將軍軍吏弓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弓下陳東方西鄉師古

皆讀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臚

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

音臚補注劉攽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沈

欽韓曰司儀旅擯注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先

謙曰索隱引韋注更有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十三字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聲而唱警補注先謙

一作幟李慈銘云幟俗字古止作職此戟引諸侯王弓下至吏六

百石弓次奉賀自諸侯王弓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補注

禮畢復置法酒連下為文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

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

壽也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無敢謹諱失禮者若如顏說則置酒法

酒便是擊臣飲不至醉而上壽乃在下文又語重複不序矣周壽

昌曰法酒言以法製酒若宋之庫酒世稱官醴也食貨志請法古

令官作酒卽法酒也猶志所云法錢也顏劉說非下諸侍坐殿上

云竊九行卽言罷酒飲有限制可無慮醉失禮也師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七十五引韓虞決疑要注皆伏抑首古

曰殿堂之上惟天子居牀其餘皆銷幅席前設筵皆伏抑首古

曰抑屈也謂依禮百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

法不敢平坐而視百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

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

吾酒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

齊召南曰按此文訂史記稱太常之失也下文徙通爲奉常補注

常亦然漢初因秦官曰奉常至景帝中六年始更名太常賜金五

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其爲儀願陛下官之高

帝悉召爲郎通出皆召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

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召趙王如

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召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召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召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召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召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呂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陸

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共苦食啖如治

無菜茹爲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其攻擊勤苦

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音大敢反補注先謙曰共官本作攻據

注攻字是史記同攻治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曰適不當訓擊官本注敢作噉

讀曰師古曰臣願先伏誅呂頌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師古曰

通曰太子天下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呂天下戲高帝曰吾聽

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

帝崩孝惠卽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

師古曰又重爲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爲

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宮補注先謙曰官本孟康作

師古爲音于僞反集解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及間往師古曰非大朝數蹕煩民也補注先謙曰官

后常居之本師古作孟康索隱韋昭云蹕止師古曰妨其往來人行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復道方始



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黃圖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畢沅策訂長安國志載漢師古曰請空殿之取道高帝廟南達長樂宮也通奏事因請問時不欲對眾言之

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

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道

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

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

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

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昌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

也補注沈欽韓曰衣冠藏於陵寢月朔則出游高廟平紀義陵寢

神衣在柙中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變問者是也先謙曰集解

引如說月出三輔黃圖高廟不云宮中三月與此不同子孫奈何乘宗

廟道曰行哉補注袋大昭曰以南監本闕本作上先謙曰官本亦

行空故云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

昌其上行周公對成王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

語見史記梁孝王傳渭北補注劉攽曰渭北字宜屬上句先謙曰劉

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說黃圖孝惠更於渭北建高帝廟謂之

原衣冠月出游之

補注先謙曰黃圖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三十五里原廟既成則陵寢衣冠但月游原廟

不至城中高帝廟故復道無妨也

益廣宗廟大孝之本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也字句乃足

上迺詔

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菜方今櫻桃孰

可獻

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呂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陛下出因

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呂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

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

志

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

略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

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

而立一王之儀

師古曰枹者鼓推所曰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

梓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

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

不免鼎鑊

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邪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

亦呂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

師古曰呂諸呂借差託病歸家不受慶責從

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曰安漢朝也附會將相曰  
疆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鄺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終

漢書四十三